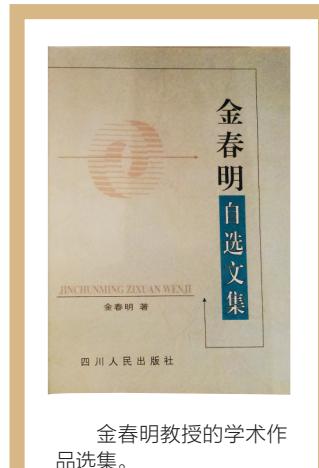


## H 人物

退休教授夫妇累计向海南高校捐赠图书近7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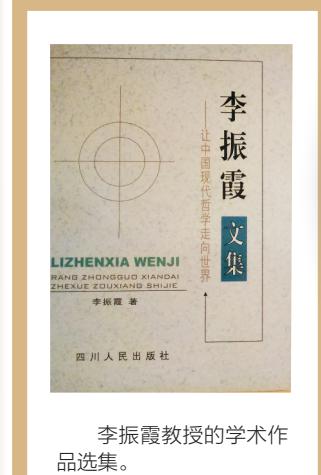
## 书里书外 精彩人生



金春明教授的学术作品选集。



新版的《我家走出四个博士》。



李振霞教授的学术作品选集。



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合影

■ 本报记者 徐晗溪

他们是同学,是同事,是爱人,更是知己。在学术界,他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,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共党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;她是在海南省省不久,曾任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,一手主持重办《新东方》杂志。

这对志同道合、相濡以沫的教授夫妇在各自事业有成的同时,还成功培育了四个博士子女,并将教育理念付梓成册,出版了《我家走出四个博士》《母爱似水》《父爱似山》,其中《我家走出四个博士》还被翻译成日文,引起国内外关注。

从2015年开始,中央党校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夫妇累计向海南大学、海口经济学院捐赠图书近7000册。他们说,捐书就像嫁女儿,海南就是他们为宝贝图书找的好婆家。他们与海南渊源颇深,每年定期来琼小住数月,不是海南人却胜似海南人,将海南视为心灵的栖息地。

不久前,海南日报记者独家专访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,为读者讲述他们书里书外的精彩人生。



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家中的照片柜。徐晗溪 摄

## 修身:“一天不读书,浑身不自在”

在金春明、李振霞教授家中,有一个照片柜,里面摆满了不同时期的家人照片,其中有一张是李振霞教授读大学时的剪影,得体的烫发,身着布拉吉(俄语“连衣裙”的译音),浅笑嫣然,顾盼生辉,上世纪五十年代女大学生的风采迎面扑来。

再看如今的李教授,她仿佛亲身示范了当代女性应如何优雅地变老:每日六点起床,读书写作一小时,七点多,便与老伴金春明教授步行至中央党校职工餐厅用餐,而后再两人一起到中央党校校园中散步,然后回到家继续看书学习。

他们准时而规律,既像时钟,又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即便是在中央党校,像他们夫妻二人均

为教授的伴侣并不多见,其次,在他们这个年龄还能自由出行的老者更是罕见。

金春明教授生于1932年,出身于书香门第,从小酷爱读书,1952年,从中共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,刚满20岁的他被选拔留校任教,后于1961年,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至退休。

李振霞比金春明小2岁,他们是东北局党校的老同学,她在大学教书一段时间后,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深造,从此与哲学结缘,后来与金春明一起调入中央党校。他们在中央党校先后评上教授,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
他们准时而规律,既像时钟,又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即便是在中央党校,像他们夫妻二人均

一个人气质里藏着他走过的

路、看过的书,他们那挺直的腰杆源自于常年体育锻炼,坚定的目光根植于内心的从容与笃定。“文明

其精神,野蛮其体魄”,在二老身上得到最完美的注解:李振霞是体育健将,擅长排球、篮球、游泳、滑冰,生完四个孩子,还能畅游颐和园里的昆明湖;金春明则是文艺骨干,拉得一手小提琴,多次登台演出,令人喝彩。

虽是耄耋之年,他们仍像小学生一样每日认真读书看报,一人在书房,一人在卧室书桌,手不释卷,笔耕不辍。“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种新说法,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一种新阐释。”李振霞教授常常向报纸、向身边的年轻“小朋友”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,甚至还学会了创建微

信公众号,不时分享一些自己的原创新作。

金教授为人谦和、为学严谨。他会为记者的采访请求,花一下午的时间整理资料,手写提纲备课,以确保每一个提法均有史实出处。从1990年至2000年,十年间遍翻典籍,勤于思考,先后出版20余本专著,其中,他主编的《毛泽东思想发展史》,还被评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研一等奖。

他的书房在寓所的最里面,窗户朝南,金教授常常面朝窗户,低头阅读,留给世人一个孤独的背影。这些等身的著作被他“束之高阁”,放到自家书架的顶层。他说,“要多看别人写的著作”“一天不读书就浑身不自在”。

## 齐家:一门四博士的学习型家庭

2015年,金春明、李振霞夫妇在海南的朋友、亲属、老同事专门为他们举办了钻石婚庆会,纪念他们携手走过的60年。

他们有四个孩子,三男一女,女儿是老大,孩子间基本差三岁,老三和老四还是一对双胞胎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,北京海淀区政府曾为他们授予一块“学习型家庭”的奖牌。

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习型家庭,父亲是博导,母亲是领导,三个儿子都是博士:一个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,取得博士学位;一个获得英国公开大学奖学金,于剑桥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;一个清华大学毕业后,于中国航空研究院取得博士学位,后来又考取了国际研究员。

女儿则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生,后来当了主

治医师,然后到美国的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作了博士后。如今四个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,第三代的孙辈又出了两个博士。“大孙子一生下来就跟大人抢书看。”李振霞一边展示大孙子幼时看书的照片,一边感慨孙子继承了大儿子的勤勉好学。

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对四个孩子而言,除了治学,他们更是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如何为人。大儿子金煜9岁时曾经在松花江里救了一个落水儿童,被当地誉为“见义勇为小英雄”;小儿子金宁愿伤自己也要护着他。

金延读中学的时候,一次骑车回家的路上,遇见一位抱孩子的妇女从停着的汽车前猛然跑过来,如果金延继续前行,骑车会撞着他们母女;如果他及时刹车,后面骑自行车的同学就会跟着一辆辆相

撞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,金延猛地一转弯,将自己连人带车摔进路旁的沟里。这一摔,摔成了重伤,腿上打了四个月的石膏,拆完石膏,病腿肌肉萎缩,一个腿长,一个腿短。

2001年,李振霞著书《我家走出四个博士》曾提到这段往事,金延校对书稿时,特地加上17个字,“本能而已,不愿意伤害别人,只有自己下去。”对李振霞来说,让她倍感欣慰的,不是自己培养了四位名牌大学高材生,而是四个孩子品性善良、宅心仁厚。她说,衡量孩子是否成才的标准不是看他的学历多高,人格才是最高的学府。

“她始终坚持母乳喂养,不仅孩子带得好,自己的工作也很出色。”金春明最懂妻子的可贵之处,他深刻理解一位职业女性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平衡工作与家庭的不易。在

为人母、为人妻、为人女的同时,李振霞是一位出色的党校教师,是一位睿智的学者,不仅深受学员爱戴,还牵头申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硕士点,这既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哲学史硕士点,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个。

“把家治理好,为社会做贡献,大人和孩子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当然用处越大越好,贡献越多越好,这是我们的宿愿,也是我们心中的梦。”为治好家,李振霞与金春明反复商量,决定要恪守“互爱、互信、互敬、互帮、互谅”五互原则,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家风。

“人的一生,不能总像走在笔直的长安街上,自然风雨不定,我们追梦,山叠嶂、水纵横,有快乐,有艰险,需一直与一切志同道合的追梦者牵手。”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,李振霞教授如是写道。

## 八旬老人笔耕不辍 微信圈里晒心语

■ 本报记者 徐晗溪

丑恶。

## 润物无声教化人心

别看李振霞教授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,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,便在美国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脑。从中也可窥见李教授的性格,她爽朗外向,乐于接受新鲜事物,所以微信大热后,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潮的信息传播方式。

对一位八旬老者而言,即便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,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,更别提还要排版、配图片、加音乐,李振霞倒很享受这个过程,尤其是亲

友的点赞与鼓励,更是让她坚定初心,坚持这件事有意义的事情。

2016年8月31日,她更新了第一篇文章《他们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人生》,歌颂了解放军战士在抗洪抢险中的英勇表现。次日,随即又更新了文章《手心托着小公主》。“每一篇都有一个观点,意在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人心。”从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中讲述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态度。

## “欢迎订阅我的公众号”

从1982年12月,红旗出版社出版她的专著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纲

要》(上下册)起,李振霞已累计出书五百余万字。著书论道是她的强项,可在运营微信公众号的时候,她却有些忐忑:我过时了吗?年轻人愿意听我讲话吗?

她用行动战胜疑问,每天早晨起床后,拿出iPad,一丝不苟地用电子笔打字。“我特地为这篇文章配上了费玉清的歌曲《一剪梅》。”提及新作《喜迎三八》,让爱情美起来,她开心的说,正是因为分享文章,才认识了费玉清,才知道那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竟是出自他口。

李振霞有股韧劲,2005年,在三亚她的腰椎压缩性骨折,这时恰逢《母爱似水》《父爱如山》出版,她

卧病在床,全身上下动弹不得,仍坚持校正完所有书稿,刚能站立,便带病去上海参加新书发布会,后又到南京讲学“子女教育”。

她不在乎名利,对于一个17岁就入党的老党员来说,她想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奉献给党和人民,即便退休了,她思考的也不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而是如何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爱。

“欢迎读者订阅我的公众号,多少人提问我不怕,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”当被问及自己是否能够应对更多读者时,李振霞很是自信。也许,在她看来,比起怕麻烦,她更怕没有麻烦。

## H 点击

部分儿童绘本被吐槽“糟心”  
家长选书面临难题?

这两天,一篇名为《天雷滚滚!那些糟心的儿童绘本》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,文章列举了部分儿童绘本,质疑“挖鼻孔”等内容是否有可能导致孩子模仿,同时表示一些绘本故事的价值观“无法接受”。该文章迅速引发关注,有人表示,为孩子选书成了“难题”。为此,记者先后采访了多名家长、业内人士,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。

经过梳理,记者发现,《天雷滚滚!那些糟心的儿童绘本》中提到了十来部儿童绘本,分别是《Peek a Boo Poo/找》《No, David! /大卫,不可以》等书的阅读评价也很不错,而《我是彩虹鱼》更是斩获多个童书大奖……那为何这些作品会被如此“嫌弃”?

对此,该文章认为,像《Peek a Boo Poo/找》《大卫,不可以》等绘本,其中一些不太好的行为可能导致孩子模仿;而且大部分小孩子都有“秽语”敏感期,像挖了鼻孔“鼻子就会断掉,永远不会再长出来了!”这种吓唬孩子的内容“不能忍”,并质疑“培养好习惯一定要用欺骗式恐吓吗?”

其实,有关儿童绘本内容、印刷质量等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。曾有业内人士分析,由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、家长们重视儿童教育等原因,包括绘本在内的少儿图书市场也越来越繁荣,一些出版机构着急“赶工”,确实有可能出现图书质量不高的情况。

那么,究竟什么样的绘本内容才适合孩子阅读,家长们又该如何来引导孩子阅读呢?亲子阅读专栏作家李峥嵘指出,选择童书第一不能买盗版,网购的话要选择出版社官网或者正规销售网店,“绘本的年龄区分度很大,那种颠覆以往讲述方式的绘本,最好先说原本面貌,让孩子看到不同的讲述方式。如果自己不能接受的新观点,可以和孩子交流,也听听孩子的意见”。

“对于给孩子选书,首先要阅读的是家长。如果家长自己阅读量大,能够辨认艺术创作的个性和接受不同观点,认识到世界的多元,常常和孩子交流,就可以引导孩子的阅读。”李峥嵘强调。(中新)

## H 评弹

莫被算法、流量和  
点击量“绑架”

最近一段时间,一些痴迷于技术和算法的新闻客户端越来越“简单粗暴”了。点开一篇文章,它会迅速用大量相似的新闻刷屏,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。有些人则将这些新闻分发的算法上升到人工智能的高度上,认为这是发展的大势,代表了文字的未来,代表了内容的未来,甚至代表了媒体的未来。

人工智能是什么?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。这种基于社交和点击量的算法技术,充其量只算得上机器筛选的雕虫小技,生拉硬扯的内容推荐让人烦不胜烦。

算法对新闻生产的确产生过积极的影响。一方面,它让内容生产者更加关注受众感兴趣的内容,更从读者角度思考内容创作,不再是自说自话、闭门造车;另一方面,它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,提高了阅读效率,有利于获得更丰富的资讯和知识。

但当一些热衷于搬运新闻、沉溺于算法的客户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,却给新闻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搭上所谓算法的“便车”,一些原本信息量丰富的新闻客户端推荐的内容越来越单一,一些原本客观公正的内容生产者变得越来越偏激,一些新闻媒体原本宏大的格局变得越来越狭小。

近年来,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,但似乎始终与普通人隔着一层纱。为什么呢?因为人工智能至今还无法突破非线性思维这个人类所独有的模式。我们点击一条惊悚的社会新闻,大多出于人类好奇的本能,但本能不是智能。不同的观点交锋甚至对峙时,或许更能获取思想和知识。对本能的自省和超越,是人性的一步进步。一些新闻客户端仅靠揣摩人们的点击量,反复推荐低质量内容,只能让人生厌。

今天,致力于做人工智能的公司很多,热衷于各种算法的新闻客户端更是不少。技术本质上都是单纯的,高下立现的是操作者的理念、情怀和洞察力,媒体也是一样。是被算法、流量和点击量绑架,只说受众想听的话,只写平台可能会推送的话题,只展示读者想看的那部分世界,还是坚持真实、全面、客观、独立,用态度和价值赢得尊重,用优质的内容塑造风格?这才是媒体人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。

传统媒体不能做墙·吉诃德,对算法和技术视而不见,拒绝时代进步的大潮;也不能一味依赖,反而成为算法和技术的奴隶。传统媒体要主动谋划、积极参与,加快转型、深度融合,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,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标准,守住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独立精神,将传统媒体的灵魂注入网络空间,让算法和技术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服务。

(据人民日报)



关注  
文化  
周刊  
二维码